

## Vipassanā-ñāṇaṃ 毗婆舍那（觀）智

234. “So § evaṃ 1samāhite citte 2parisuddhe 3pariyodāte 4anaṅgaṇe 5v  
igatūpakkilese 6mudubhūte 7kammaniye 8ṭhite āneñjappatte **ñāṇadassanāy**  
**a** cittaṃ abhinīharati abhininnāmeti.

八三 彼如是 1 心得等持、2 清淨、3 潔白、4 無穢、5 離諸隨煩惱、6 柔軟、7 適於  
作業、8 安住不動時，引導其心，傾向於**智見**。

samāhita: pp. of [samādahati 定]

samādahati([sam 完全]+[ā 朝向]+[dahati1 放置])，直譯:完全朝向某處放置

### 《清淨道論》第十二「說神變品」( vism p376 )

世尊曾經指示神變修行的方法說：「彼如是 1 心得等持、2 清淨、3 潔白、4 無穢、5  
離諸隨煩惱、6 柔軟、7 適於作業、8 安住不動時，引導心傾向於禪變，及證得種種神變。」

依上面的聖典文句解釋而抉擇神變之論。此中：

「彼」( So ) ——是彼已到達 ( adhigata ) 第四禪的瑜伽者。

「如是」( evaṃ ) ——是指次第說明 ( nidassana ) 此第四禪，即是說次第證得 ( adhigama  
到達 ) 初禪等乃至第四禪。

「等持」( samāhite ) ——是以第四禪而等持。

「心」( citte ) ——是色界心。

「清淨」( parisuddhe ) ——等的文句中，以捨念清淨 ( upekkha-sati pārisuddhi ) 故  
為「清淨」。因清淨故即為「潔白」( pariyodāte ) ——光潔之義。由於破了樂等諸緣而離  
貪等之穢故為「無穢」( anaṅgaṇe )。無穢故「離隨煩惱」( vīgatūpakkilese )，即彼心  
不為穢之染污。

心善修習，故為「柔軟」( mudubhūte )，即心得自在之義。因以自在活動故說心得  
柔軟。因柔軟故「適於作業」( kammaniye ) ——即可作業及合於作業之義。因為只有柔  
軟之心才適於作業，猶如經過爐火的黃金相似。這（柔定和適於作業）二者都是依於心  
善修習之故，即所謂：「諸比丘！我實未見有其他一法，像心這樣的修習多作而成柔軟適  
作業的。」

安立於此等清淨性等故為「安住」( ṭhite )。由於安住故「不動」( āneñjappatte )——即不搖無動之義。或者自己以柔軟及適於作業的狀態而自在安住故「安住」，以信等攝護其心故「不動」，因為：

- 1 以**信**攝護之心，不為**不信**所動搖；
- 2 以**精進**攝護，不為**懈怠**所動搖；
- 3 以**念**攝護，不為**放逸**所動搖；
- 4 以**定**攝護，不為**掉舉**所動搖；
- 5 以**慧**攝護，不為**無明**所動搖；
- 6 以**(智慧之)光顯發**，不為**煩惱的黑暗**所動搖。

以此六法攝護成爲「不動」。如是具備這（1 等持、2 清淨、3 潔白、4 無穢、5 離隨煩惱、6 柔軟、7 適於作業、8 安住不動）八支的心，則適合於以作證神通的諸法而證諸神通了。

亦可以另一種方法解說：

- 1 即以第四禪定而「**等持**」；
- 2 以遠離諸蓋而「**清淨**」；
- 3 以超越尋伺等而「**潔白**」；
- 4 以沒有爲得禪的障礙的惡欲之行故「**無穢**」；
- 5 以離諸貪欲等心的隨煩惱故「**離隨煩惱**」。

6 而此（無穢及離隨煩惱）兩者，當知在『無穢經』及『布喻經』中說由於護得自在故「**柔軟**」。

7 由於近於神足的狀態故「**適於作業**」。

8 以完成修習而近於微妙的狀態故「**安住不動**」。如成不動即是安住之義。

如是具備這八支的心，則爲（神通的）基礎及足處（直接的原因）而適合於以作證神通的諸法而證諸神通。

## 覺音《沙門果經註釋》

「引導其心，傾向於智見」

( ñāṇadassanāya cittaṃ abhiniharati abhininnāmeti )

：他使自己的心傾斜、滑向、斜向於產生毗婆舍那（觀）智。65 講 20050308

So evaṃ pajānāti- 'ayaṃ kho me kāyo 1rūpī 2cātumahābhūtikō 3mātāp  
ettikasambhavo 4odanakummāsūpacayo **5anicc**6ucchādana-7parimaddana-  
**8bhedana-9viddhamsana-dhammo**; idañca pana me viññāṇaṃ ettha sitaṃ et  
tha paṭibaddhan'ti.

彼如是了知：「我此身是 1 由色所成、2 四大種所成、3 父母所生，4 依靠飯粥長養，  
**5 無常**、6 摩擦、7 按摩、**8 破壞、9 碎散法**。我的識，已依靠、束縛於此（色身）。」

1、2、3、4、7 → 生起

5、8、9 → **壞滅**

ucchādana: n. 1. 摩擦 2. 磨

parimaddana([pari遍]+[maddana磨碎]): n. 1. 遍磨碎 2. 按摩

bhedana: n. 破壞

viddhamsana(<[viddhamseti碎散]): n. 碎散

patibaddha: pp. of [patibandhati束縛]

sita: I. {(pp. of sayati2依靠)} II. a. 白 III. n. 微笑

## 《清淨道論》第十八「說見清淨品」( vism p587 )

### 慧體之一「見清淨」

現在再說那前已經說過的：「既以學習及遍問而熟知（慧的）地的諸法」之後，當  
完成二種是（慧的）根的清淨：「即戒清淨與心清淨」。此中：

1. 「戒清淨」，即極清淨的別解脫律儀等四種戒，已在「戒的解釋」裡詳細地說過了。
2. 「心清淨」，即與近行（定）相共的等至，這也會於以心為題目的「定的解釋」裡  
以一切行相詳細地說過了。是故應知那些皆是詳細說過了的方法。

3. 接著要說：「見清淨、度疑清淨、道非道智見清淨、行道智見清淨、智見清淨的  
五清淨是（慧的）體」。此中：如實而見名色為「見清淨」。

### （一）名色的觀察

#### （1）（止行者的觀察法）

先說為欲完成（見清淨）的「奢摩他（止）行者」，當從除了非想非非想處之外的  
其餘的色及無色界禪的任何一種禪出定，以相、味（作用）等而把握尋等諸禪支及與它

相應的諸法，有了把握之後，則應確定它們以傾向之義而為「名」，因為面向于一切所緣之故。譬如有人看見了蛇在屋中，便追逐它而發現它的洞，如是此瑜伽行者，遍觀此名而作遍求：「此『名』是依止什麼而起的呢？」便見其依的心色（hadaya-rūpaṃ passati 所依處）。自此他便把握了心色的所依的大種及以大種為依的其他的所造色的色。他確知一切（色）惱壞之故為「色」。於是，他簡略也確知名色，即有「傾向之相」的為名（nāmaṃ），有「惱壞之相」的為色（rūpaṃ）。

## （2）（純觀行者或止行者的觀察法）

其次，「純毗鉢舍那（觀）行者」或「奢摩他行者」，即以在界差別（的解釋）中所說的諸界的把握門中的任何一門而簡略或詳細的把握四界。（略）

### （3）（十八界的觀察法）

### （4）（十二處的觀察法）

### （5）（五蘊的觀察法）

### （6）（簡單的觀察法）

## （二）現起非色法的方法

如果那瑜伽者以諸門（觀察法）把握了色，而后去把握非色，然因微細、非色不能現起，但他不可放棄重任（修行），必須把色數數思惟、作意、把握、確定。當他對於色次第澄清、去結、而極清淨之時，則以彼（色）為所緣的非色法亦自明了。

譬如有眼的人，對於淨的境而看他的面相，然不見相，但他並不以為「不能見相」而丟了鏡，卻數數摩擦，當他把鏡擦得非常乾淨之時，而他的相亦自明了。又如需要油的人，把胡麻粉放到桶內，洒了水，經一二次的壓榨，然不出油，但他並不等丟掉胡麻粉，卻加以熱水數數壓榨，這樣，他便壓出清明的油來。亦如想把水澄清的人，拿了迦答迦的子，把手伸入水缸之內，經一二次的摩擦，水仍不能澄清，但他並不丟掉迦答迦的子，卻數數摩擦，這樣則污泥沉落而水自清。

如是這比丘既不放棄他的重負，而對於色數數思惟、作意、把握、確定。當他對於色次第澄清、去結、而極清淨之時，則他的障礙的煩惱沉落，如無濁泥之水，心得清淨，對於以彼（色）為緣的非色法亦自得明了。

此義亦可用其他的甘蔗（榨糖）、盜賊（的拷打成招）、牛（的調御）、酪（作醍醐）及（烹）魚等的譬喻來說明。

其次對於這樣把握了極清淨的色（的瑜伽）者，則由觸、受、或識的三種行相而現

起非色法。怎樣的呢？（以下略）

(1) (由觸現起非色法)

(2) (由受現起非色法)

(3) (由識現起非色法)

### (三) 依經典及譬喻而確定名色

他既然以自作用而確知了名色，爲了更捨有情及補特伽羅等的「世間稱呼」（loka-samañña），爲了超越對有情的痴迷，爲了置其心於無有痴迷之地，依諸經典，確定「祇是名色，沒有有情及補特伽羅」，并以比喻而確定（名色）。即如這樣說：

譬如部分的結集說為車，

有了諸蘊而成有情的俗稱。

Samañña ([sam 一起]+[añña 了知]): f. 稱呼

235. “Seyyathāpi, mahārāja, maṇi veḷuriyo subho jātimā aṭṭhaṃso su parikammakato accho vipasanno anāvilo sabbākārasampanno. Tatrāssa suttam āvutaṃ nīlam vā pītam vā lohitaṃ vā ṣ odātam vā paṇḍusuttaṃ vā. Tamenaṃ cakkhumā puriso hatthe karitvā paccavekkheyya- ‘ayaṃ kho maṇi veḷuriyo subho jātimā aṭṭhaṃso suparikammakato accho vipasanno anāvilo sabbākārasampanno; tatrīdam suttam āvutaṃ nīlam vā pītam vā lohitaṃ vā odātam vā paṇḍusuttaṃ vā’ ti.

八四 大王!猶如琉璃寶珠，美麗而玉質優異，爲八面之[結合]體，善磨精製而光耀，清澄無獨，具足一切美相，濃青色、或濃黃色、或赤色、或純白色、或淡黃色，以通此等之[質色]，具眼者以此置於手中而善觀察：知「此琉璃寶珠，美麗而玉質優異，爲八面之[結合]體，善磨精製而光耀、清澄無濁、具足一切美相，濃青色、或濃黃色、或赤色、或純白色、或淡黃色，以通此等[之質色]。」

Evameva kho, mahārāja, bhikkhu evaṃ samāhite citte parisuddhe pari yodāte anaṅgaṇe vigatūpakkilese mudubhūte kammaniye ṭhite āneñjappatte **ñānadassanāya** cittaṃ abhiniharati abhininnāmeti.

大王!如是心寂靜、純淨，無煩惱、遠離隨煩惱，柔軟、恆常活動，而且在安住不

動之狀態時，比丘之心傾注於智見。

So evaṃ pajānāti- ‘ayaṃ kho me kāyo rūpī cātumahābhūtikō mātāpetti kasambhavo odanakummāsūpacayo aniccucchādanaparimaddanabhedana viddhaṃsanadhammo; idañca pana me viññāṇaṃ ettha sitaṃ ettha paṭibaddhaṃ’ti. Idampi kho, mahārāja sandiṭṭhikaṃ sāmāññaphalaṃ purimehi sandiṭṭhikehi sāmāññaphalehi abhikkantatarañca paṇītatañca.

而彼如次知：「我此身是由色所成、四大 77 所成、父母所生、飯粥所長養者，是無常、破壞、粉碎、斷絕、壞滅之法。又我之識與此相關連、依此而存在。」大王！此亦沙門[修行]現世之果報，比前者更為殊勝微妙。